

一往併取旦暮二時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時別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惰者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一時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念二時香稻取為善者我今一往當取二日三日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時又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

則人答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三日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念三日香稻取為善者我今一往當取四日五日香稻作是念已即往併取汝等當知初取香稻無糠無粃後漸多取以爲貯積爾時香稻漸生糠粃旦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旦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

其因我等今時宜應普以一切地界均布分擘各爲齊限此是汝地界此是我地界彼諸人衆互相議已即分地界立爲齊限

佛言白衣爾時人衆分地界已時有一人取取香稻艱難所得即作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

茂七

十一

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須往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密固護之即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竊我香稻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稻復次前人於第二時往取香稻亦復難得又

生前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今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須往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密固護之即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復見於第二時還來盜已又復告言咄汝盜人何故復來竊我香稻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取

汝界中香稻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中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

粟譯經藏經卷第十二

復次白衣前人又於第三時中往取香稻亦復難得乃作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于三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密固護之即於他界而興盜竊其主見彼于三來此興盜竊已心生瞋恚復作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即捉雙手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余時乃生非法諸不正行由此而興杖捶之名是初建立因彼偷盜乃生瞋恚苦惱等事是爲非法非法生故不正行興由此乃有三不善法首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

不知其因我等余時即以香稻均分地界分地界已時有一人往取香稻艱難而得乃於他界而興盜竊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而爲盜竊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竊汝界中香稻

復次前人第二第三竊取香稻亦復如是其

復次白衣余時人衆見是事已又復集會共相議言我等初時身有光明隨欲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悉不出現不分晝夜年月日時亦無差別余時大地大水湧現其名地味我等食之父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地味隱沒地餅復生取以食之父爲

人自界香稻各各當分一分與彼是人平正應調制者即調制之應攝受者即攝受之善護地方及護人衆我等應當各各承稟時諸人衆參議成已即共選擇色相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爲田主而作主宰衆皆承稟佛言白衣尔時田主衆許立故由是名爲衆

茂七

十三

許田主此田主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又於地界善作守護爲主宰故名刹帝利此刹帝利名第二墮於文字數中又能於衆善出和合慰安語故名慰安者此慰安者即名爲王此王之名第三墮於文字數中此時世間初始建立刹帝利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余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初修禪已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餘諸人衆見是人已互相謂言此一類人初於曠野修禪寂止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此乃不名爲修禪者是時立名爲教授者又名多說婆羅門此婆羅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婆羅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余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廣布田種施作農事養活其命以彼營作田種事故名爲毗舍此毗舍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毗舍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

茂七十四

是法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巧僞漸生營雜惡事名爲首陀此首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首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

茂七

是法生增上歸趣

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出離者厭惡逼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艱危患故捨家出家即我沙門最初得名此沙門者刹帝利族中如是修作已彼婆羅門毗舍首陀亦復如是若能厭惡逼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艱危

災患故捨家出家悉爲沙門而無差別由此世間乃有沙門一類境界最初建立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

佛言白衣由是次第有五類境界首初於此

世間建立所謂刹帝利境界婆羅門境界毗舍境界首院境界沙門境界於此五中而沙門者最尊最上廣大名稱無復過上白衣譬如高峯極爲高峻或有群牛周行彼峯切能往欲奔其頂竟不能到而彼峯頂法爾自然最上最大最極高顯彼五境界亦復如是而

十七

沙門境界法爾自然於諸世間最上最大最

極高顯無復有上

復次白衣刹帝利族中有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而婆羅門毗舍首陀諸族亦然有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

見者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沙門亦

然有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

見者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雜業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身壞命終生於人中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

有造身雜業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

身壞命終生於人中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善業及彼語意諸善業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有造身善業及彼語意諸善業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

復次白衣彼刹帝利修身語意諸善業已而起正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習七覺支已自能證悟彼涅槃界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修身語意諸善業已而起正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習七覺支已自能證悟彼涅槃界

復次白衣彼最初時大梵天王說伽陀曰

刹帝利族人中尊種姓真實復清淨

三明諸行悉周圓

爲人天中勝尊者

白衣彼大梵天王所說伽陀深爲善說爲善歌誄此語誠實非妄說者何以故我亦宣說刹帝利族爲人中尊種姓真實又復清淨三

明諸行皆悉圓滿於人天中是尊勝者

尔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尊我等昔時愚癡所覆不自開曉譬如樞者復如癡者又如冥暗一切所向不能通達我等今日蒙佛世尊教示正義分別顯說豁然醒悟如樞者得伸癡者開導冥暗得炬

茂七

十六末

今日已往誓歸依佛歸依正法歸依僧伽近事世尊乃至盡壽奉持佛法如護身命常具慚愧悲愍有情下至蠟蟻起護念想我今隨佛出家受具足戒

尔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諸苾芻今此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歸佛出家汝諸苾芻當爲彼等

受具足戒時諸苾芻如佛教勑即為彼等受具足戒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於刹那間成苾芻相戒行具足

是時尊者白衣金幢二苾芻專注一境離諸散亂清淨身心趣求正理即得天眼宿住漏盡三明具三明已是正知者聞所說法得大

利益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 茂七